

228595



卷〇六八三	王字
卷〇六八七	王字
卷〇六八三	王字



永樂大典

六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六

三十六陽

王

王弘

宋書列傳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道善丞相祖洽中領

事父瑜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昆善弱冠
爲會稽王司馬道子標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頗怠惰弘以爲宜建
屯田陳之曰近而所諮詢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夫宜早
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算刻控引無所雖後厲以重勤肅以嚴威適足
令因固充積而無斁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廉謹收
入甚微愚謂若因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
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之求取亦當無乏
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募比例并
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
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
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

廉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愧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尤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食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鎮中兵。又因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冠京邑。收道子付廷尉。直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舉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琊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稽。菴。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宋遣九錫私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淮其。

嬖妾授興江漢弃戶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効肅正朝風案世
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
不能防閑間闖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
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
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尊嘗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
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疾還散
輦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聲司循
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私忝永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
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湏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
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
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
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十
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
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介對曰此所謂天命未
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棄少帝景平二年徐陵之等謀廢立
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

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
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
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勲。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闢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
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
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太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
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賴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
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直。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馬都
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既
非首謀。第墨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
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
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夫德。答
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
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盡主者之局。邴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宜休徵表祥醴泉湧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
癥之氣。補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卑凡流。謬逢
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
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
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僥
俛從事。脩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貌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肆其
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
遷。忽及三載。遂令貞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朝
熙之美。下增官誦。發折之灾。伏念惶報。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
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差。非所敢触。懲戒之幸。竊
懷庶幾。今復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補謗
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廉爲荆
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今河南咸寧。與私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
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未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禹後
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摹。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

贍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夫道
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第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

出據列蕃齊堯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
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私本有违志挾槃

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
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膝君春秋所美楚

出棄疾前史垂誠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疾匈朝政弗及而以庶
族膚體淳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

將軍臣義康徵猷淵邈明德彌勸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指紳屬情想樂富
務周且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脩積素

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秋展季在下減文
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

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亾之體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
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

不慶幸若天眷固已脫復運回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與誦或有可擇
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懶然

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豫。俾朕獲辰居垂撫。司契委成。
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
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
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
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固識攸暨。臣
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
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
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恩
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錄百揆。此贊盛化。忝廁下風。落憑有所。內朝
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馬介推遷。覆敗
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疾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咸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遂不能抗言陳辭。以死
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
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私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四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四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寃民命亦足以有微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與議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識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惠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容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焉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闢今罪其養子與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四降死補兵雖大存寃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淮之議

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師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私士。懼無以懲邪。秉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有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然後其末可。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以檢小人邪。使受檢於小人邪。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間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貨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
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為羨益制按
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義咸允吏
部郎何尚之議接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舉有奴隸奴無奴輸贖既許
士庶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
奴不必不賢今多僉者傲然於王憲無僉者休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憲
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恩譖殿中謂奴不隨主
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全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
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
多為時恩所有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
千石論啓舟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或持
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
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曉事論通上干天聽焉紛擾不
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
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于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
庶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

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粃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襄陵士人實與里巷闇隘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烏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僅烏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賚列上依事違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蹕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懲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而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私失七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紛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私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克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體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

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
故尤深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
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
至十六宜馬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私寢疾私表屢已體骨上輒優詔
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
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馬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
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燭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
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
夫曇首抱義秉忠乃情同至篤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
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作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
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庶食
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
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傷
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
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並

綱繆先春莫閑也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全勲民思茂惠朕薄巡
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子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
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焉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
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
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
權有人就私求縣辭許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
何用林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
員外散騎廳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
義恭當朝錫其踞大坐殆無推敎卒官于僧亮嗣齊文穆降爵為侯食邑
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
守虞弟柳光祿大夫柳弟孺侍中孺第臺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
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劉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
黃門郎臨海王子頃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為司
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諸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
出為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貧見劉裕之傳後南
史列傳客有疑其譖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弘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

晉書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謹辱之然後施行
若美相時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
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叔之分既無以爲
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威恩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論曰語云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
百益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
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

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僧達

宋書列傳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鍊質訥乏風
采太祖聞僧達登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
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平未二十以爲始
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削檣觀鵠鷗爲有司所糾原
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今周旋
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
與鍊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役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鍊罷臨海

郡還送故有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簿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郡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離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晉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帝追念功臣捲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參晚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

言世治備辦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得往蕪譏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
臣假規巷里借聽民謠黎氓未紓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
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
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廸誠猶有歎哭之
諫况今水顛沛萬機推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
器也一失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邁亦當鑒之聖慮竊
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咎瘼之聲
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告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
與失不貲寧失不列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
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
惟寄觀世路謀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
於學伍行無處處自無近於才能直以廢託門世風列榮齒且迄雖奉道
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綱繆數旬之中累
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宣宜可間而帶驚屢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患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詰重